

# 語言接觸下的方言變遷—— 以台灣的詔安客家話為例

陳秀琪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來看，「語言接觸」是語言演變的主要機制，其涵義是指一個語言社區中，具有相當數量的雙語人口 (Crowley 1997)。台灣詔安客家話的發展正是如此。同屬詔安客家話的二崙、崙背與南興，由於處在不同的語言環境，彼此有著截然不同的語言發展。這些地區的語言現象，為「語言接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二崙、崙背是閩南話包圍下的客家方言島，語音與詞彙都明顯呈現「閩南化」的趨勢；南興則與四縣客家話接觸頻繁，音韻特徵漸趨向四縣客家話。本文根據筆者在二崙、崙背、南興的調查資料，透過與四縣客家話及崙背閩南話的比較，分成語音與詞彙兩方面，探討相同的語言在不同的語言接觸下所產生的語言變遷。

關鍵詞：語言接觸，雙語，客家話，閩南話，詔安

## 1. 引言

「語言接觸」是歷史語言學富饒興味的課題。十九世紀當歷史比較法在西歐達於鼎盛之時，有兩位德國的語言學家提出了針鋒相對的理論：馬克斯穆勒 (Max Müller 1871) 說：「世上沒有混合語言 (Es gibt keine Mischsprache)。」雨果舒哈特 (Hugo Schuchardt 1884) 說：「世上沒有完全不混合的語言 (Es gibt keine völlig ungemischte Sprache)。」其中關於語言接觸的議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隨著洋涇濱 (pidgin) 和克里歐 (creole) 語言研究的深入，因接觸而產生的語言變化已經成為歷史語言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福克斯 (Fox 1995) 在論述「親族樹」(stammbaum)<sup>1</sup> 的觀念時提到：「親族樹的語言發

---

<sup>1</sup> Fox (1995) 舉英語為例說：「根據一般的 stammbaum，現代英語來自中古英語，而中古英語又從古英語衍生而來，古英語是從原始日耳曼語分枝出來，而原始日耳曼語又是從原始印歐語衍生而來。但我們知道，英語並不是像這樣全部都直接來自於原始印歐語。英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曾受

展觀太過狹隘，而且常被證實是錯誤的；從許多語言改變的證據來看，語言接觸才是語言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語言之間的相互競爭，造成語言的新生和死亡，無論是新生或死亡，其間的過程，豐富了歷史語言學的視野，讓我們看到更多語言演變的類型。語言接觸的涵義是指一個語言社區中，具有相當數量的雙語人口 (Crowley 1997)。<sup>2</sup> 要讓真正的語言接觸發生，一定要有大量的人口使用兩種以上語言。台灣的詔安客家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經歷了可觀的變化。

清代來台的移民中，來自漳州的詔安客，主要分布在宜蘭、桃園、台中、雲林等地區。然而，多年來在周邊強勢語言的影響下，其分布範圍日益萎縮，目前只剩雲林縣的二崙鄉和崙背鄉擁有較多且較集中的詔安話人口，其次是桃園縣大溪鎮南興村的黃姓家族，其餘地區只剩下少數老年人會說詔安話。雖然祖先同樣來自漳州的詔安，由於處在不同的語言環境，彼此的語言發展不同。這些地區的語言現象，為語言接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二崙、崙背是閩南話包圍下的客家方言島，語音與詞彙都明顯呈現「閩南化」的趨勢；南興村與四縣客家話接觸頻繁，音韻特徵逐漸趨同於四縣客家話。本文根據筆者在二崙、崙背與南興的田野調查資料，分別從語音和詞彙兩方面，探討相同的語言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所產生的語言變遷。

## 2. 語音的滲透

高度的語言擴散或滲透，會導致雙語人口大幅增加。這種雙語階段，往往是語言替換的先聲，也是語言產生變化的開始。二崙、崙背與南興有個相同的地方：都屬於雙語區，有相當數量的雙語（或者多語）人口。二崙、崙背的詔安客大多同時會說閩南話和詔安客家話；南興的黃姓家族，除了詔安客家話之外，也大多能以四縣客家話與四縣客交談。<sup>3</sup> 日子久了，詔安話不但充滿外來成分的滲透，內部音韻系統也起了變化。由於接觸環境的不同，兩個地區的詔安話呈現不同的風貌。本節主要討論語言接觸對語音產生的影響，比較兩處詔安話的差異，

---

到不同語言的影響：有的可能源於直接接觸，比如企爾特語、挪威語和諾曼第法語；或者間接從其他語言的借字而來。」

<sup>2</sup> Crowley (1997) 認為：世界上有很多雙語和多語社會，然而，單單只是因為社會是多語或雙語這個狀況，並不表示語言接觸很頻繁，因為只有在社會中有許多操雙語或多語的人口，我們才稱作語言接觸。例如比利時承認法蘭德斯語及法語為官方語言，但是語言接觸並不頻繁，因為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只說法蘭德斯語，其餘只會說法語，他們都不會說對方的語言。

<sup>3</sup> 南興和二崙、崙背的情況一樣，詔安客家話幾乎退居為家庭語言，只在家裡或親族的聚會才說客家話，出外以說閩南話或四縣客家話為多。

及詔安話與周邊語言的關係。語言接觸對語音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特殊音位的吸收、原有音位的減少、原有音位的合併等三方面。

## 2.1 特殊音位的吸收

### 2.1.1 崙背話的 b- 聲母

濁音聲母 b- 是崙背、二崙的詔安話（以下通稱為崙背話）最為特殊的地方。一般客家話沒有 b- 聲母，包括原鄉的詔安話也沒有 b- 聲母。崙背話 b- 的產生來自內外因素的結合，除了高元音擦音化 (u- → v- → b-) 的內部音變之外，受當地閩南話說話習慣的感染，才是最主要的原因。b- 聲母分布在中古微母和匣、影、喻母的合口字，這些字其他客家話念成 v-（或 f-）聲母。也就是說，其他客家話念 v- 聲母的字，崙背話一律念成 b- 聲母。由於崙背、二崙地區的詔安客，與當地閩南人有密切的接觸，他們幾乎都是使用詔安話和閩南話的雙語人，於是把閩南話音韻系統中的 b- 聲母帶進自己的語言，用說 b- 聲母的習慣，替換原來的 v- 聲母的字。雖然從音變的機制來說，v- 的合口成分促使唇齒音 v- 變成雙唇的 b-；不過，維繫這個變化的原動力，還是來自閩南話 b- 聲母的牽引。底下是崙背話念 b- 的例字，同時列出閩南話及南興、苗栗客家話以資比較：

〈表 1〉崙背話的 b- 聲母

	崙背	閩南	南興	苗栗
舞	bu <sup>3</sup>	bu <sup>3</sup>	vu <sup>3</sup>	vu <sup>3</sup>
文	bun <sup>2</sup>	bun <sup>2</sup>	vun <sup>2</sup>	vun <sup>2</sup>
萬	ban <sup>6</sup>	ban <sup>6</sup>	van <sup>6</sup>	van <sup>5</sup>
物	but <sup>8</sup>	but <sup>8</sup>	vut <sup>8</sup>	vut <sup>8</sup>
味	bi <sup>6</sup>	bi <sup>5</sup>	mui <sup>6</sup>	mi <sup>5</sup>
微	bi <sup>2</sup>	bi <sup>2</sup>	mui <sup>2</sup>	mi <sup>2</sup>
委	bi <sup>3</sup>	ui <sup>3</sup>	vui <sup>3</sup>	vi <sup>1</sup>
碗	ban <sup>3</sup>	uā <sup>3</sup>	van <sup>3</sup>	von <sup>3</sup>
胃	bui <sup>6</sup>	ui <sup>6</sup>	vui <sup>6</sup>	vi <sup>5</sup>
圓	bien <sup>2</sup>	i <sup>2</sup>	ven <sup>2</sup>	ien <sup>2</sup>

崙背的早期形式應與南興一致。從南興看崙背，我們可以看到三種情況：首

先是  $v \rightarrow b$  的音近變化（舞、文、萬、物）；以及方言內部  $v \rightarrow b$  規律的擴大（委、碗、胃、圓），這些字閩南話不讀雙唇音，來自詔安客家話內部  $v \rightarrow b$  的轉換習慣；第三種是  $m \rightarrow b$  來自閩南話的直接借用（味、微）。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其變化的動力都來自周邊的閩南話。

附帶一說，張屏生（2001）調查的石門鄉武平客家話，也有  $b$ - 聲母的產生，其語言環境與崙背話相同。李存智（1994）調查的通霄客家話有濁音  $g$ - 聲母，產生的原因同樣來自與閩南語的接觸。福建省漳州地區的南靖客家話，同樣處在閩南語的強勢環伺之下，根據筆者的調查，有部分  $v$ - 聲母的字也開始替換成  $b$ - 聲母。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同類語言接觸，產生相同的語言變化，這是個有趣的語言現象。

### 2.1.2 崙背話止攝字的 -u 元音

客家話止攝開口字普遍念 -i 或 -ɿ 元音。崙背話的精、莊組字與眾不同，念成 -u 元音，所以崙背話的止攝字有 -i、-ɿ、-u 三種元音。這種情況恰與閩南話相同，若非與閩南話的接觸，很難解釋此類特殊的音變。

〈表 2〉止攝字的 -u 元音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斯	su <sup>1</sup>	su <sup>1</sup>	sɿ <sup>1</sup>	sɿ <sup>1</sup>
資	tsu <sup>1</sup>	tsu <sup>1</sup>	tsɿ <sup>1</sup>	tsɿ <sup>1</sup>
私	su <sup>1</sup>	su <sup>1</sup>	sɿ <sup>1</sup>	sɿ <sup>1</sup>
姊	tsi <sup>3</sup>	tsi <sup>3</sup>	tsi <sup>3</sup>	tsi <sup>3</sup>
四	si <sup>3</sup>	si <sup>5</sup>	si <sup>6</sup>	si <sup>5</sup>
寺	si <sup>6</sup>	si <sup>6</sup>	sɿ <sup>6</sup>	sɿ <sup>5</sup>
司	si <sup>1</sup>	si <sup>1</sup>	sɿ <sup>1</sup>	sɿ <sup>1</sup>
子	tsu <sup>3</sup>	tsu <sup>3</sup>	tsɿ <sup>3</sup>	tsɿ <sup>3</sup>
使	su <sup>3</sup>	su <sup>3</sup>	sɿ <sup>3</sup>	sɿ <sup>3</sup>
事	su <sup>6</sup>	su <sup>6</sup>	sɿ <sup>6</sup>	sɿ <sup>5</sup>

根據筆者的調查，崙背的 -u 有少數老年人念 -ɿ，可見 -ɿ 是原來較早的音讀。上表的對應關係是崙背、閩南的 -u：南興、四縣的 -ɿ；此外還有兩組共有的 -i（姊、四）。閩南話精組字念 -i 的轄字比客家話多，「寺，司」最能看出崙背話

與閩南話的關係。按兩組的對應，四縣、南興念  $\text{-ɿ}$ ，崙背和閩南話應該念  $\text{-u}$ ，但都念成  $\text{-i}$ ，「寺、司」念成  $\text{-i}$  非客家話系統內的音讀，崙背和閩南話這種相同的「異於常態」，就是來自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音現象。

### 2.1.3 崙背話效<sub>三</sub>的 $\text{-io}$

客家話效<sub>三</sub>的韻母，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全部念  $\text{-iau}$ （海陸客家話）或  $\text{-eu}$ 、 $\text{-ieu}$ （四縣客家話）；或念  $\text{-iu}$  和  $\text{-eu}$ （秀篆客家話）；只有崙背特立獨行念成  $\text{-io}$ 。從比較法的觀點來看，客家話效<sub>三</sub>的共同起點是  $\text{-iau}$ ，元音高化之後，再產生後續的變化。根據筆者在漳州地區的調查，當地客家話為  $\text{-iu}$ 、 $\text{-eu}$  類型，所以我們可以排除崙背的  $\text{-io}$  是從  $\text{-iau} \rightarrow \text{-io}$  變化而來的可能性，它的前一個階段應該和南興相同（ $\text{-iu}$ 、 $\text{-eu}$ ）。南興的幫、精、見組字念  $\text{-iu}$ ，其餘聲母字念  $\text{-eu}$ ；崙背都合流為  $\text{-io}$ ，與閩南話一致。

〈表 3〉崙背話效攝的  $\text{-io}$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表	$\text{pio}^3$	$\text{pio}^3$	$\text{piu}^3$	$\text{peu}^3$
蕉	$\text{tsio}^1$	$\text{tsio}^1$	$\text{tsiu}^1$	$\text{tseu}^1$
笑	$\text{sio}^3$	$\text{ts'io}^5$	$\text{siu}^3$	$\text{seu}^5$
召	$\text{tʃio}^6$	$\text{tsio}^6$	$\text{tseu}^6$	$\text{tseu}^5$
燒	$\text{ʃio}^1$	$\text{sio}^1$	$\text{seu}^1$	$\text{seu}^1$
橋	$\text{k'io}^2$	$\text{kio}^2$	$\text{k'iu}^2$	$\text{k'ieu}^2$
搖	$\text{ʒio}^2$	$\text{io}^2$	$\text{zeu}^2$	$\text{ieu}^2$

崙背和二崙的效<sub>三</sub>字存在內部差異，另有一部分人效<sub>三</sub>字都念成  $\text{-iu}$ ，<sup>4</sup> 這可以說明崙背話曾有過  $\text{-iu}$  的階段， $\text{-io}$  是後期與閩南話接觸所新生的音韻結構。

### 2.1.4 遇攝的 $\text{-u}$ 和 $\text{-i}$

遇攝三等的魚、虞兩韻，一般客家話念  $\text{-i}$  和  $\text{-u}$ ，秀篆念  $\text{-y}$ 。同樣來自秀篆的崙背話和南興話，知、章組有不同的發展：以秀篆的  $\text{-y}$  為起點，崙背話發展

<sup>4</sup> 效<sub>三</sub>字念  $\text{-iu}$  以當地的李姓家族為多， $\text{-io}$  則以廖姓家族為主。

成 -i，南興話發展成 -u。雖然從內在的音變機制來說，這兩種演變方向都合理，但是來源相同卻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應該與周邊的語言環境有關。南興的詔安客與四縣客接觸頻繁，四縣話魚、虞韻的知章組都念成 -u，影響南興話的知章組也往 -u 發展。至於推動崙背話遇<sub>3</sub>的知章組往 -i 發展的力量，當來自附近閩南話部分知章組字念 -i 的影響。

〈表 4〉遇攝的 -i 和 -u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豬	tʃi <sup>1</sup>	ti <sup>1</sup>	tsu <sup>1</sup>	tsu <sup>1</sup>
除	tʃ <sup>2</sup> i <sup>2</sup>	ti <sup>2</sup>	ts'u <sup>2</sup>	ts'u <sup>2</sup>
箸	tʃ <sup>6</sup> i <sup>6</sup>	ti <sup>6</sup>	ts'u <sup>6</sup>	ts'u <sup>6</sup>
鼠	tʃ <sup>3</sup> i <sup>3</sup>	ts'i <sup>3</sup>	ts'u <sup>3</sup>	ts'u <sup>3</sup>

南興話的知章組聲母按照規律應該念成 tʃ-、tʃ'-、ʃ-，在四縣話的影響下，如今都變成平舌音 ts-、ts'-、s-。

### 2.1.5 南興話的陰入調值

詔安話的 -k 尾已經消失，-k 尾消失後的入聲字，陰入字仍保留入聲調，陽入字併入去聲調。南興話的陰入調值有 24<sup>5</sup> (-ø) 和 2 (-p、-t、-ø)，秀篆與崙背的陰入調值只有 24，顯然南興的 2 調值是後來產生的。陽入調值南興與秀篆都是 3，崙背是 32。四縣話的陰、陽入調值為 2、5，南興話受四縣話的影響，把陰入的上升促調 24 改成低平促調 2，使陰、陽入聲的調型相同。以下列出相關方言的入聲調值：

〈表 5〉入聲的調值

	秀篆	崙背	南興	四縣
陰入 -p、-t	<u>24</u>	<u>24</u>	<u>2</u>	<u>2</u>
-ø			<u>24、2</u>	
陽入 -p、-t	<u>3</u>	<u>32</u>	<u>3</u>	<u>5</u>
-ø	33	55	55	

<sup>5</sup> 調值下方加一條橫線，代表入聲調值。

南興話的 24 調值只保留在少數幾個 -k 尾消失的陰入字，如「脊、惜、隻、尺、隔、桌、角」，代表較早階段的陰入調值，這類字由於入聲字的特徵已經消失，故較不受四縣話陰入調值的影響。另一類 -k 尾消失的陰入字調值為 2，這是受 24 → 2 規律的感染。

## 2.2 原有對立音位的減少

秀篆有 -e 和 -ɛ 的對立音位，據筆者的調查，其他的漳州客家話也都如此。崙背的 -ɛ 有逐漸高化的趨勢，-e 和 -ɛ 的對立模糊，雖然仍能聽出些許的差異，但不足以歸為兩個對立的音位。南興的 -e 和 -ɛ 已經明顯合流成 -e。兩地的差別，在於不同的語言環境所致：閩南話有 -e、-ɛ 兩個音位，支持崙背話的 -ɛ 保留久一些；而四縣話只有 -e 一個音位，加速南興話 -e、-ɛ 的合流。

〈表 6〉 -e、-ɛ 音位的合流

	崙背	南興	四縣	例字
流 <sub>一</sub> 、流 <sub>三</sub> 咸 <sub>四</sub>	-e (~-ɛ)	-e	-e	狗猴廖 點念碟
山 <sub>三</sub> 、山 <sub>四</sub> 曾 <sub>一</sub> 、梗 <sub>四</sub>	-e			件演顯舌 登等則 聽頂定陽

閩南話 -ɛ 元音所屬音韻系統與崙背話不同，轄字範圍也不同，崙背話是受閩南話「有 -ɛ 音位」的影響，非閩南話 -ɛ 元音轄字的音讀借入。崙背話流、咸攝的 -e，仍有 -ɛ 元音的痕跡，與山、曾、梗攝的 -e 還有些許的區別，南興話已經完全一致。

## 2.3 原有音位的合併

客家話中古精莊知章組聲母的歸併，可分成三種類型，<sup>6</sup> 詔安客家話有 ts-

<sup>6</sup> 客家話中古精莊知章組聲母的歸併，可以分成三種類型：(一) 精組和莊組、知二組合併念 ts-、ts'-、s-，知三組和章組合併念 tʃ-、tʃ'-、ʃ-，如長汀、連城、清流、詔安、平和、南靖、大埔、饒平、興寧、五華、豐順、翁源、台灣的東勢、楊梅、關西、過嶺、二崙、崙背等地。(二) 精莊知章組合流念 ts-、ts'-、s-，如寧化、上杭、永定、梅縣、蕉嶺、惠陽、新豐、連平、浮源、始興、

ts'-、s- 和 tʃ-、tʃ'-、ʃ- 兩套聲母，閩南話和四縣客家話都合併成一套 ts-、ts'-、s-。崙背話和南興話原屬於詔安話類型，由於受語言接觸的影響，當地實際的語言狀況有兩種：老年人所說的詔安話有兩套滋絲音，年輕一代正處在 tʃ-、tʃ'-、ʃ- 向 ts-、ts'-、s- 合併的過程。

〈表 7〉滋絲音的合併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紙	tʃi <sup>3</sup>	tsua <sup>3</sup>	tʃi <sup>3</sup>	tsɿ <sup>3</sup>
屎	ʃi <sup>3</sup>	sai <sup>3</sup>	ʃi <sup>3</sup>	sɿ <sup>3</sup>
視	ʃi <sup>6</sup>	si <sup>6</sup>	ʃi <sup>6</sup>	sɿ <sup>5</sup>
針	tʃim <sup>1</sup>	tsiam <sup>1</sup>	tʃim <sup>1</sup>	tsɿm <sup>1</sup>
汁	tʃip <sup>7</sup>	tsiap <sup>7</sup>	tʃip <sup>7</sup>	tsɿp <sup>7</sup>
失	ʃit <sup>7</sup>	sit <sup>7</sup>	ʃit <sup>7</sup>	sɿt <sup>7</sup>
證	tʃin <sup>3</sup>	tsiŋ <sup>5</sup>	tʃin <sup>3</sup>	tsɿn <sup>5</sup>
主	tʃi <sup>3</sup>	tsu <sup>3</sup>	tsu <sup>3</sup>	tsu <sup>3</sup>
少	ʃiu <sup>3</sup>	sio <sup>3</sup>	seu <sup>3</sup>	seu <sup>3</sup>
摺扇	tʃiap <sup>7</sup>	tsi <sup>27</sup>	tsap <sup>7</sup>	tsap <sup>7</sup>
扇	ʃen <sup>3</sup>	si <sup>5</sup>	sen <sup>3</sup>	san <sup>5</sup>
舌	ʃet <sup>8</sup>	tsi <sup>28</sup>	set <sup>8</sup>	sat <sup>8</sup>
掌	tʃoŋ <sup>3</sup>	tsioŋ <sup>3</sup>	tsoŋ <sup>3</sup>	tsoŋ <sup>3</sup>

南興依韻母結構的不同，聲母形式分成兩種：當 -i 在原來的音韻系統為主要元音，即中古止、深、臻、曾、梗（文讀）等攝，聲母 tʃ-、tʃ'-、ʃ- 向四縣話的 ts-、ts'-、s- 靠攏，連帶牽動元音的變化，產生 tʃɿ、tʃɿm、tʃɿn 的音節結構，雖然聲母仍有 tʃ-、tʃ'-、ʃ- 的色彩，但是從元音 -i → ɿ 的變化，可以看出聲母 tʃ-、tʃ'-、ʃ- 正在進行變化。當 -i 為介音或音節結構中沒有 -i 的情況下，即中古假、遇、效、流、咸、山、宕、梗（白讀）、通等攝，聲母 tʃ-、tʃ'-、ʃ- 直接變成 ts-、ts'-、s-。南興正處於 tʃ-、tʃ'-、ʃ- 和 ts-、ts'-、s- 合併過程的中間階段，可以為語音的歷史提供詳細的演變內容，同時也是觀察語言接觸的好材料。

曲江、台灣的苗栗、美濃等地。(三) 多數知章組和精莊組合流念 ts-、ts'-、s-，少部分知章組歸入端組念 t，如武平、武東。詳見拙作 (2002:85-101)。

### 3. 詞彙的融合

上文論述的語音變化，牽涉到整個音位的改變，屬於突變的方式。詞彙的借用則不然，大部分從詞彙的某個成分逐漸產生變化，少數屬於詞彙的直接移借。台灣詔安話的詞彙變遷比語音的變化豐富許多，崙背話詞彙的變化類型又比南興話要多樣。對照原鄉秀篆的詞彙，崙背、南興有許多詞彙與秀篆相同但與一般客家話不同。這些與一般客家話不同的詞彙，往往與閩南話相同。可見台灣詔安客家話早在原鄉就與閩南話有密切的來往，遷徙來台之後，持續與鄰近閩南話接觸，故崙背的詞彙有濃厚的「閩南化」味道。南興話接觸的四縣話，由於仍在客家話的大家庭中，詞彙的改變不大。底下把來自語言接觸產生的詞彙變遷分成兩大類：一是兩方言融合的合璧詞，二是詞彙的完全移借。

#### 3.1 合璧詞

這裡討論的合璧詞，包括詔安話與閩南話（詔閩型）、詔安話與四縣話（詔四型）兩種類型，依照不同的時間、地區產生的語言接觸分成前後兩期：前期是發生在大陸詔安地區的第一次閩客接觸，這是秀篆、崙背、南興共有的特殊詞彙，他們異於一般客家話卻同於閩南話；後期指遷徙來台之後的第二次閩客接觸（崙背地區），與第一次詔四接觸（南興地區）。

##### 3.1.1 「著」和「倒」的用法

一般客家話的「著」當動詞或副詞念 tʃ'ok<sup>8</sup>，例如著獎、著驚。「倒」<sup>7</sup>當助詞念 to<sup>3</sup>，例如尋倒、寒倒。崙背話沒有這樣的區別，不論是動詞、副詞或助詞都說成 tʃ'ɔ<sup>6</sup>（著），沒有「倒」to<sup>3</sup>的用法，詞彙的使用習慣與閩南話的著 (tio<sup>78</sup>) 驚、寒著 (tio<sup>78</sup>) 相同。

<sup>7</sup> 關於「倒」的用字，學界或有寫成「著」，惟其韻和調不合實際語音。成都、南昌、梅縣有相似的用法，例如「著涼」在成都說成「涼倒」，南昌說成「冷倒」，梅縣說成「凍倒」，皆採用「倒tau」字。語料來自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 (1995:456)。

〈表 8〉「著」和「倒」的用法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吃驚	著驚	著驚	著驚	著驚
中獎	著獎	著獎	著獎	著獎
找到	尋著	尋著	尋倒	尋倒
聽到	聽著	聽著	聽倒	聽倒
受寒	寒著	寒著	寒倒	寒倒

秀篆與南興、四縣的使用習慣一致，崙背的一律使用「著」，明顯是受了崙背地區閩南話的影響。

### 3.1.2 去、□mai<sup>3</sup>和忒的用法

表示食物或器具壞掉了，崙背用「壞去」，把食物吃完，或把東西丟棄，崙背說成「食□mai<sup>3</sup>」、「□tin<sup>3</sup>□mai<sup>3</sup>」。這兩種語境南興沒有分別，詞尾都以「忒」來修飾。

〈表 9〉去、□mai<sup>31</sup>和忒的用法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壞掉	壞去	壞去	壞忒	壞忒
丟棄	□tin <sup>3</sup> □mai <sup>3</sup>	□tan <sup>5</sup> □sak <sup>7</sup>	□tep <sup>8</sup> 忒	□tep <sup>8</sup> 忒
吃完	食□mai <sup>3</sup>	喫了	食忒	食忒

崙背的「去」和「□mai<sup>3</sup>」讓人很容易與閩南話聯想在一起，雖然「丟棄、吃完」閩南話不用 mai<sup>3</sup> 修飾，但 mai<sup>3</sup> 是閩南話「無愛」的合音，崙背話取其「不要」的語意，用來指稱將東西丟棄，以及把食物吃完不要剩餘。由於秀篆也有相同的用詞，「壞去」和「食□mai<sup>3</sup>」屬於前期第一次詔閩接觸的詞彙變遷。「忒」是大部分客家話的習慣用法，南興受四縣話的影響，用「忒」取代原來的「去和□mai<sup>3</sup>」，這是後期詔四接觸的結果。

### 3.1.3 副詞「真、足、傷、頭」與「當、忒、盡」的用法

不同的語言接觸會產生不同的語言變化，這種現象在崙背與南興表示「很、太、最」意思的用詞上非常鮮明。程度副詞在日常生活的使用頻率較高，也就最容易受語言接觸的影響。爲了釐清屬於前期或後期的語言接觸，我們與秀篆的詞彙做對照。

〈表 10〉副詞「真、足、傷、頭」和「當、忒、盡」的用法

	秀篆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很熱	好熱	真熱	真熱	當熱	當熱
		足熱	足熱		
很多	好多	真多	真多	當多	當多
		足多	足多		
太小	忒細	傷細	尙細	忒細	忒細
最多	頭多	頭多	傷濟	盡多	盡多

上表程度副詞使用習慣的改變，都屬於後期的詔閩、詔四型，顯現不同的語言接觸特色。崙背用「真 tsin<sup>1</sup>、足 tsiu<sup>6</sup>」表示「很」的意思，明顯與閩南話有關，閩南話「足 tsiok<sup>8</sup>」入聲尾略去之後，與崙背的 tsiu<sup>6</sup> 相當接近；南興話用的是四縣話慣用的「當」。客家話普遍用「忒」表示「太」的意思，崙背與眾不同，借用閩南話的「傷 sion<sup>1</sup>」來表示太的意思。由於已經借用了閩南話的「傷 sion<sup>1</sup>」，所以崙背話表達「最」的意思，仍沿用與秀篆相同的「頭」；南興脫離原系統的「頭」，用「盡」來表示，應該是習染了四縣話的語言習慣。

### 3.1.4 仔尾詞「子」和「仔」

大體上來說，崙背很少仔尾詞，只有少數詞彙有仔尾詞「子 tsu<sup>3</sup>」，<sup>8</sup> 與秀篆相同，據筆者的調查，漳州地區其他的客家話也都如此。南興不但全面有仔尾詞，還把原來的「子 tsɿ<sup>3</sup>」改成與四縣相同的「仔 e<sup>3</sup>」。

<sup>8</sup> 崙背仔尾詞「子」的音讀，當地有 tsɿ<sup>3</sup>、tsu<sup>3</sup>、tsi<sup>3</sup>三種，其中以 tsu<sup>3</sup> 的分布最普遍，故本文以 tsu<sup>3</sup> 爲主。根據當地年長者以念 tsɿ<sup>3</sup> 爲多，尤其是不會說閩南語的老年人，以及對照秀篆的「子」念成 tsɿ<sup>3</sup>，可知仔尾詞「子」的音讀早期應該是 tsɿ<sup>3</sup>。後來受閩南話的影響，漸演變爲 tsu<sup>3</sup>，年輕人尤爲明顯。

〈表 11〉仔尾詞「子」和「仔」

	秀篆	崙背	南興	四縣
釦子	鈕子 neu <sup>3</sup> tsɿ <sup>3</sup>	鈕子 neu <sup>3</sup> tsu <sup>3</sup>	鈕仔 neu <sup>3</sup> e <sup>3</sup>	鈕仔 neu <sup>3</sup> e <sup>3</sup>
兔子	兔子 t'u <sup>3</sup> tsɿ <sup>3</sup>	兔子 t'u <sup>3</sup> tsu <sup>3</sup>	兔仔 t'u <sup>3</sup> e <sup>3</sup>	兔仔 t'u <sup>3</sup> e <sup>3</sup>
青蛙	甥子 kuai <sup>3</sup> tsɿ <sup>3</sup>	甥子 kuai <sup>3</sup> tsu <sup>3</sup>	甥仔 kuai <sup>3</sup> e <sup>3</sup>	甥仔 kuai <sup>3</sup> e <sup>3</sup>
李子	李子 li <sup>3</sup> tsɿ <sup>3</sup>	李子 li <sup>3</sup> tsu <sup>3</sup>	李仔 li <sup>3</sup> e <sup>3</sup>	李仔 li <sup>3</sup> e <sup>3</sup>
女兒	妹子 moi <sup>3</sup> tsɿ <sup>3</sup>	妹子 moi <sup>6</sup> tsu <sup>3</sup>	妹仔 moi <sup>6</sup> e <sup>3</sup>	妹仔 moi <sup>6</sup> e <sup>3</sup>
小牛	牛子 ŋiu <sup>2</sup> tsɿ <sup>3</sup>	牛子 ŋiu <sup>2</sup> tsu <sup>3</sup>	牛子 ŋiu <sup>2</sup> tsɿ <sup>3</sup>	牛子 ŋiu <sup>2</sup> tsɿ <sup>3</sup>
梨子	梨 li <sup>2</sup>	梨 li <sup>2</sup>	梨仔 li <sup>2</sup> e <sup>3</sup>	梨仔 li <sup>2</sup> e <sup>3</sup>
稻禾	禾 bo <sup>2</sup>	禾 bo <sup>2</sup>	禾仔 vo <sup>2</sup> e <sup>3</sup>	禾仔 vo <sup>2</sup> e <sup>3</sup>
扇子	扇 ʃɛn <sup>3</sup>	扇 ʃɛn <sup>3</sup>	扇仔 san <sup>3</sup> e <sup>3</sup>	扇仔 san <sup>5</sup> e <sup>3</sup>
繩子	索 so <sup>7</sup>	索 so <sup>7</sup>	索仔 so <sup>7</sup> e <sup>3</sup>	索仔 sok <sup>7</sup> e <sup>3</sup>
桌子	桌 tso <sup>7</sup>	桌 tso <sup>7</sup>	桌仔 tso <sup>7</sup> e <sup>3</sup>	桌仔 tsok <sup>7</sup> e <sup>3</sup>
蚊子	蚊 mun <sup>2</sup>	蚊 mun <sup>2</sup>	蚊仔 mun <sup>2</sup> e <sup>3</sup>	蚊仔 mun <sup>1</sup> e <sup>3</sup>
豬	豬 tʃy <sup>1</sup>	豬 tʃi <sup>1</sup>	豬仔 tsu <sup>1</sup> e <sup>3</sup>	豬仔 tsu <sup>1</sup> e <sup>3</sup>
牛	牛 ŋiu <sup>2</sup>	牛 ŋiu <sup>2</sup>	牛仔 ŋiu <sup>2</sup> e <sup>3</sup>	牛仔 ŋiu <sup>2</sup> e <sup>3</sup>
鴨	鴨 ap <sup>7</sup>	鴨 ap <sup>7</sup>	鴨仔 ap <sup>7</sup> e <sup>3</sup>	鴨仔 ap <sup>7</sup> e <sup>3</sup>
蜜蜂	蜂 p'uŋ <sup>1</sup>	蜂 p'uŋ <sup>1</sup>	蜂仔 p'uŋ <sup>1</sup> e <sup>3</sup>	蜂仔 p'uŋ <sup>1</sup> e <sup>3</sup>
牛寶寶		牛□ ŋiu <sup>2</sup> iäu <sup>6</sup>		

崙背詞尾加「子」有兩種類別，一為仔尾詞，如釦子、李子；另一種指年紀較小的動物，如「鴨子、牛子」，意指小鴨子、小牛。出生不久的各種動物寶寶，崙背用「□iäu<sup>6</sup>」形容，如牛寶寶 ŋiu<sup>2</sup> iäu<sup>6</sup>、豬寶寶 tʃi<sup>1</sup> iäu<sup>6</sup>。其他地區沒有這種用法，iäu<sup>6</sup>的來源有待考證。

### 3.1.5 其他合璧詞

上述四種語言接觸產生的合璧詞，涉及的詞彙層面比較廣；另外還有一部分單一不成系統的詞彙改變，雖然語料較為零散，但從中仍可清楚看到語言接觸的痕跡，各具語言特色。底下把它們合列在一起。

〈表 12〉其他合璧詞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月亮	月娘 $\eta j e t^8 \eta j o \eta^2$	月娘 $g e^{78} n i \ddot{u}^2$	月光 $\eta j e t^8 k o \eta^1$	月光 $\eta j e t^8 k o \eta^1$
豬食槽	豬槽 $t \dot{s} i^1 t s' o^2$	豬槽 $t i^1 t s o^2$	豬兜 $t s u^1 t e u^1$	豬兜 $t s u^1 t e u^1$
女婿	阿郎 $a^1 l o \eta^2$	伢婿 $k i a^3 s a i^5$	婿郎 $s e^3 l o \eta^2$	婿郎 $s e^5 l o \eta^2$
鼻子	鼻 $p' i^6$	鼻仔 $p' i^6 a^3$	鼻公 $p' i^6 k u \eta^1$	鼻公 $p' i^5 k u \eta^1$
舌頭	舌 $\dot{s} e t^8$	喙舌 $t s' u i^5 t s i^{78}$	舌嫲 $\dot{s} e t^8 m a^2$	舌嫲 $s a t^8 m a^2$
雨鞋	雨鞋 $b u^3 h e^2$	靴管 $h i a^1 k o \eta^3$	靴管 $h i o^1 k o \eta^2$	水靴筒 $s u i^3 h i o^1 t' u \eta^2$
吃晚飯	食暗頓 $\dot{s} i t^8 a m^3 t u n^3$	喫暗頓 $t s i a^{27} a m^5 t a \eta^5$	食暗 $\dot{s} \eta t^8 a m^3$	食夜 $s \eta t^8 i a^5$
吃不下	食毋會落 $\dot{s} e t^8 m^2 b b o i^6 l o^6$ ( $\dot{s} e t^8 m o i^2 l o^6$ )	喫毋會落 $t s i a^{27} b u e^6 l o^{27}$	食毋落 $\dot{s} \eta t^8 m^2 l o^6$	食毋落 $s \eta t^8 m^2 l o k^8$
抽煙	食薰 $\dot{s} i t^8 f u n^1$	喫薰 $t s i a^{27} h u n^1$	食薰 $\dot{s} \eta t^8 f u n^1$	食煙 $s \eta t^8 i e n^1$
辣味	□辣 $h i a m^1 l a t^8$	□ $h i a m^1$	辣 $l a t^8$	辣 $l a t^8$
娘家	外家 $\eta u a i^6 k a^1$	外家 $g u a^6 k e^1$	妹家 $m o i^6 k a^1$	妹家 $m o i^5 k a^1$
幫忙	鬥相共 $t e u^3 s i o \eta^1 k' u \eta^6$	鬥□共 $t a u^5 s \ddot{a}^1 k a \eta^6$	搵手 $t' e n^6 s u^3$	搵手 $t' e n^5 s u^3$
尼姑	菜姑 $t s' o i^3 k u^1$	菜姑 $t s' a i^5 k o^1$	齋嫲 $t s a i^1 m a^2$	齋嫲 $t s a i^1 m a^2$
聽不懂	聽無 $t' e n^1 m o^2$	聽無 $t' i \ddot{a}^1 b o^2$	聽毋識 $t' e n^1 m^2 s \eta t^7$	聽毋識 $t' a \eta^1 m^2 s \eta t^7$
下面	下下 $e^1 h a^1$	下骹 $e^6 k' a^1$	下頭 $h a^1 t' e u^2$	下背 $h a^1 p o i^5$
相同	共款 $k' u \eta^6 k' u a n^3$	共款 $k a \eta^6 k' u a n^3$	共樣 $k' u \eta^6 z o \eta^6$	共樣 $k' i u \eta^5 i o \eta^5$

「月亮」客家話大部分說「月光」，崙背和秀篆說「月娘」，與閩南話相同。南興則與四縣相同說成「月光」。四縣話將盛裝食物的器皿叫做「兜  $t e u^1$ 」，如飯盒叫做「飯兜」，南興借用這種名稱，把裝豬食的槽子也叫做「豬兜」。把女婿叫做「阿郎」是漳州地區客家話的特色，南興受四縣影響，改用「婿郎」。一般客家話鼻子叫做「鼻公」，漳州客家話的鼻子有個共同的特色：鼻化、不加後綴成分。鼻化成分的來源，推測與閩南話有關係。閩南話只在「鼻」後加仔尾詞，這一點與客家話有很大的區別，客家話有「耳公、鼻公」，以及動物的「蝦公、蟻公」，而這些帶「公」詞尾成分的詞，漳州客家話說成「耳子、鼻、蝦、蟻子」。

南興的「鼻公、舌嫲」帶有後加成分，足見語言接觸會使原來的語言特色漸趨模糊。崙背沒有把鞋子叫做「靴」的習慣，南興的「靴管」來自四縣的「水靴筒」，管和筒都可用來形容圓筒狀的物體。

秀篆、崙背都在三餐的詞尾加「頓」，客家話少有這種用法。「吃不下」客家話叫做「食毋落」，崙背借用閩南話「喫爿落」的構詞方式，說成「食毋會落」。

「抽煙」客家話普遍叫做「食煙」，崙背和南興都說成「食薰」，漳州客家話普遍如此，這是前期在原鄉就已經受閩南話的影響。崙背的「□辣 hiam<sup>1</sup> lat<sup>8</sup>」是頗具代表性的閩客合璧詞，□hiam<sup>1</sup> 來自閩南話，辣來自客家話。「娘家」客家話普遍以妹子的家——「妹家」來稱之，詔安客家話與閩南話相同都以「外家」稱之，屬於前期語言接觸的結果，南興後來改說「妹家」，是後期詔四型詞彙。「互相幫忙」崙背叫做「鬥相共」，和閩南話的「鬥□共」使用相同的動詞「鬥」。客家話「下面」的構詞形式是「下」字前置，如下背、下頭，崙背的「下下 e<sup>1</sup> ha<sup>1</sup>」，借用閩南話「下 e<sup>1</sup>」的音讀，再加上客家話原有的「下 ha<sup>1</sup>」，成為非常有趣的閩客合璧詞「下下 e<sup>1</sup> ha<sup>1</sup>」。「聽不懂」崙背叫做「聽無 t'en<sup>1</sup> mo<sup>2</sup>」，語用習慣和閩南話的「聽無 t'ia<sup>1</sup> bo<sup>2</sup>」一致。「吃素」閩南話叫做「喫菜」，客家話叫做「食齋」，所以「尼姑」在崙背叫做「菜姑」，在南興叫做「齋嫲」，顯見不同的語言環境會造成不同的語言發展。「相同」崙背叫做「共款」，南興叫做「共樣」，「款」和「樣」閩客之間有清楚的分野。

### 3.2 完全移借

在語言接觸的持續影響下，詞彙的消長明顯，合璧詞的下一個階段，就是完全移借外來詞彙，原來的詞彙走上死亡。詞彙的完全移借要比合璧詞更具方言特色，崙背借進的詞有濃厚的閩南話味道；南興仍處在客家的環境中，故其詞彙的改變仍不出客家話的語言習慣。底下列出完全移借的例子。

〈表 13〉完全移借的詞彙

	崙背	閩南	南興	四縣
吹牛	臭彈 tʃ'iu <sup>3</sup> t'an <sup>6</sup>	臭彈 ts'au <sup>5</sup> tuā <sup>6</sup>	歎雞頰 p'un <sup>2</sup> kie <sup>1</sup> koi <sup>11</sup>	歎雞頰 p'un <sup>2</sup> kie <sup>1</sup> koi <sup>1</sup>
玉米	番麥 fan <sup>1</sup> ma <sup>6</sup>	番麥 huan <sup>1</sup> be <sup>28</sup>	包粟 pau <sup>1</sup> siu <sup>7</sup>	包粟 pau <sup>1</sup> siuk <sup>7</sup>
豬舌頭	豬舌 tʃi <sup>1</sup> ʃet <sup>8</sup>	豬舌 ti <sup>1</sup> tsi <sup>28</sup>	豬利頭 tsu <sup>1</sup> li <sup>3</sup> t'eu <sup>2</sup>	豬利頭 tsu <sup>1</sup> li <sup>5</sup> t'eu <sup>2</sup>

東西	物件 mi <sup>3</sup> k'ien <sup>6</sup>	物件 mi <sup>6</sup> kiã <sup>6</sup>	東西 tuŋ <sup>1</sup> si <sup>1</sup>	東西 tuŋ <sup>1</sup> si <sup>1</sup>
兒子	後生 heu <sup>6</sup> saŋ <sup>1</sup>	後生 hau <sup>6</sup> sē <sup>1</sup>	阿子 a <sup>1</sup> tsɿ <sup>3</sup>	賴仔 lai <sup>5</sup> e <sup>3</sup>
年輕人	少年 ŋio <sup>3</sup> nen <sup>2</sup>	少年 siau <sup>5</sup> lien <sup>2</sup>	後生仔 heu <sup>6</sup> saŋ <sup>1</sup> e <sup>3</sup>	後生仔 heu <sup>5</sup> saŋ <sup>1</sup> e <sup>3</sup>
男生	囡子 kien <sup>6</sup> tsu <sup>3</sup>	囡 kiã <sup>3</sup>	細賴仔 se <sup>3</sup> lai <sup>6</sup> e <sup>31</sup>	細賴仔 se <sup>5</sup> lai <sup>5</sup> e <sup>3</sup>
風箏	風吹 fuŋ <sup>1</sup> ts'e <sup>1</sup>	風吹 hon <sup>1</sup> ts'e <sup>1</sup>	紙鷓仔 tʃɿ <sup>3</sup> zeu <sup>6</sup> e <sup>3</sup>	紙鷓仔 tsɿ <sup>3</sup> ieu <sup>5</sup> e <sup>3</sup>
不可以	毋會使 moi <sup>2</sup> sai <sup>3</sup>	𪗇使 bue <sup>6</sup> sai <sup>3</sup>	做毋得 tso <sup>3</sup> m <sup>2</sup> tet <sup>7</sup>	做毋得 tso <sup>5</sup> m <sup>2</sup> tet <sup>7</sup>
和	恰 ka <sup>6</sup>	恰 ka <sup>27</sup>	佬 lau <sup>1</sup>	佬；同 lau <sup>1</sup> ；t'uŋ <sup>2</sup>
放置	囡 k'oŋ <sup>3</sup>	囡 k'oŋ <sup>5</sup>	放 pion <sup>6</sup>	放 pion <sup>5</sup>

「吹牛」一般客家話叫做「歎雞類」，崙背借用閩南話的「臭彈」。「玉米」客家話歸為粟類，叫做「包粟」，閩南話歸為麥類，崙背借其「番麥」的名稱。南興借進四縣對豬舌頭特有的稱呼——「豬利頭」。崙背對「東西」的說法很特別，叫做「物件 mi<sup>3</sup> k'ien<sup>6</sup>」，當來自閩南語的「物件 mi<sup>3</sup> kiã<sup>6</sup>」。崙背的「兒子、年輕人」叫做「後生、少年」，明顯借自閩南話，與一般客家話的「賴仔或阿子、後生人」差別很大。稱「男生」為「囡子」是漳州客家話的特色，南興已改用四縣的「細賴仔」，不過小男嬰仍叫做「囡仔」，可見早期是用「囡」代表男的性別。把風箏叫做「紙鷓」是客家詞彙的特色，可惜崙背已改用閩南話的「風吹」。崙背的「不可以」叫做「毋會使 moi<sup>2</sup> sai<sup>3</sup>」，moi<sup>2</sup> 是「毋會 m<sup>2</sup> bboi<sup>6</sup>」的合音，借用閩南話的用詞習慣，與四縣的「做毋得」差別很大。「放置」一般客家話叫做「放」，崙背說「囡」，與閩南話的「囡」相近。客家話也有「囡」的用詞，但為藏起來的意思，與崙背的「囡」不同。

#### 4. 結語

語言接觸由淺到深可以分為多種程度，例如因文化交流而產生的移借現象，任何語言都可能發生。因此有必要對「語言接觸」採取比較嚴格的定義。在這方面，柯羅里的說法比較簡要精當：語言接觸是由大量雙語人口來體現的。由於詔安客家話在台灣是個弱勢族群，他們都是柯羅里筆下進行語言接觸的雙語人口。較顯著的變化見於二崙和崙背，這裡的詔安話已明顯「閩南化」，詞彙如此，語音亦復如此。如果比較詔安話和四縣、海陸客家話在台灣的發展情況，會發現詔安客家話變化劇烈，而四縣、海陸相對穩定。換句話說，語言接觸是語言變化的重要決定因素。

語言接觸產生的語言變遷，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做探討，語音和詞彙的表現方式有所不同。詔安客家話語言接觸所產生的語音變化大多成系統，雖然變化的速度較慢，不過只要一經形成，就能穩定的發展，最後形成一個有規則的語音變化。詞彙的借用則屬於表層的變化，只要有接觸，就非常容易引起詞彙的相互借用，進而產生詞彙擴散的離散式音變。從逐漸滲透形成的合璧詞，進而完全移借取代原來的詔安詞彙，當相互借用的成分成爲共同用語之後，後代子孫往往難以分辨原來的分際，例如「吵架」，閩南話、崙背話、四縣話都是說成「冤家」，究竟是客借自閩，或是閩受客的影響，抑或閩客共有的詞彙，實難加以認定。語音則不然，每種語言的語音都是有系統的結構，所以語音的變化有跡可尋，可以藉音韻的比較得知演變的脈絡。崙背與當地閩南話三百多年來的語言接觸，詞彙的滲透比語音激烈許多。如果一位不懂客家話的外地人聽崙背人講客家話，會以爲他們說的是不大標準的閩南話。由於數量多內容繁瑣，上文列出的只是部分從閩南話借入的詞彙。漳州客家話較接近閩西客家話，來台初期與粵東系統的客家話溝通上有障礙。然而，時至今日，南興鄉親與四縣鄉親講起話來已親切許多，南興受四縣語言接觸之影響可見一斑。語言的走向死亡，大約只要三代的時間，以目前崙背、二崙地區的情況來說，雖然老、中年普遍會說詔安話，但只有少部分孩童會說，或許在四、五十年後，詔安客家話將走入歷史。

## 引用文獻

- Bynon, Theodora. 199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wley, Terry.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cklan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Sarah Grey,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ask, Robert Lawrence. 199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 《漢語方言詞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 吳安其. 2004. 〈語言接觸對語言演變的影響〉，《民族語文》2004.1:1-9。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存智. 1994. 〈四縣客家話通霄方言的濁聲母「g」〉，《中國文學研究》8:23-38。

- 張屏生. 2001. 〈台北縣石門鄉武平腔客家話的語音變化〉,《聲韻論叢》11:217-242。台北：學生書局。
- 許寶華, 宮田一郎. 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
- 陳秀琪. 2002a.《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為代表》, 國立新竹師院碩士論文。
- 陳秀琪. 2002b. 〈中古精莊知章母在客語的演變〉,《客家方言研究》, 85-101。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詔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9.《詔安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黃雪貞. 1995.《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趙元任著, 丁邦新譯. 1980.《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劉綸鑫. 1999.《客贛方言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謝永昌. 1994.《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羅美珍. 2000. 〈論族群互動中的語言接觸〉,《語言研究》2000.3:1-20。
- 羅肇錦. 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 羅肇錦. 1994.《台灣客家話的結構與應用》。台北：洪葉文化出版社。

[Received 2 March 2005; revised 23 September 2005; accepted 29 November 200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500 彰化市進德路 1 號  
siuki.chen@msa.hinet.net

## **Contact-Induced Change: A Case Study in the Zhao'an Hakka Dialect of Taiwan**

Hsiu-ki Chen

*National C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eaches us that contact is a very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language change, occurring whenever there is a large bilingual population within a given language community (Crowley 1997). Such has been the situ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Zhao'an Hakka dialect spoken in Erlun, Lunbei, and Nanxing. The linguistic developments are unique to each area due to differing situations, thus providing plenty of material for contact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Erlun and Lunbei in Yunlin County are two Hakka dialect islands completely surrounded in a sea of Minnan speakers; consequently, pronunciation and lexicon in these two instances approximate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In Nanxing, on the other hand, intimate contact with Sixian Hakka has resulted in assimilation towards that diale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field notes, discusses these changes in phonology and lexicon induced by contact with either Sixian Hakka or Southern Min.

Key words: contact-induced change, bilingualism, Zhao'an Hakka, Sixian Hakka, Southern Min